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专题

从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境 看其发展前景

张慧玲

内容提要：20世纪末以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10多个拉美国家的中左翼力量先后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拉美政局呈现出“左强右弱”的态势，同期拉美经济也进入平稳快速增长长期。但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形势低迷，拉美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拉美主要执政左翼力量或选举失利乃至下野，或面临经济下滑和社会矛盾激化等困境。这既缘于全球和地区经济不振等现实原因，也与拉美左翼自身建设和处于对发展道路的探索阶段等因素密不可分，比如拉美左翼未能真正找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体制限制了拉美左翼的变革，左翼政党自身党建薄弱且未能妥善应对民生诉求和民意变化等。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对拉美的战略调整对地区左右翼力量对比带来的深远影响。从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境判断拉美政党政治已由“左倾”向“右摆”为时尚早，但各国左翼亟待审时度势、整顿调整，才能重整旗鼓、持续发展。此外，目前拉美左右翼力量对比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关键词：拉美政治 拉美左翼 民主治理 执政困境

作者简介：张慧玲，西班牙语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讲师。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6) 02-0019-16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发酵,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调整。尤其是在拉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低迷的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普遍遭遇执政困境。2015年11月,在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中右翼反对党联盟“我们改变”总统候选人马克里(Mauricio Macri)获胜当选,连续三届执政的中左翼联盟“胜利阵线”黯然下野。2015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惨败。众多媒体评论均将两次选举视为拉美左翼由“强”走“弱”的风向标。本文从当前拉美左翼政府所面临挑战的表征入手,深入分析其执政困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并试图对拉美左翼的发展前景做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

一 当前拉美左翼普遍遭遇执政困境

1999年,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领袖查韦斯赢得总统大选上台执政,成为拉美左翼力量群体性崛起的起始点。21世纪以来,巴西劳工党、阿根廷胜利阵线、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秘鲁民族主义党、乌拉圭广泛阵线、萨尔瓦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等拉美国家中左翼力量纷纷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拉美政治格局总体呈现“左强右弱”的态势。但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发酵,拉美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拉美主要左翼执政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2013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去世,包括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内的拉美左翼的发展开始进入“后查韦斯”时代。近年来,拉美地区经济进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困难时期,拉美中左翼力量普遍遭遇执政困境。

阿根廷 2015年11月,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右翼反对党联盟“我们改变”总统候选人马克里以51.45%的得票率战胜中左翼联盟“胜利阵线”总统候选人肖利^①,并于12月10日宣誓就职。“胜利阵线”由基什内尔总统和克里斯蒂娜总统一手打造,两人先后连续执政12年。阿根廷此次大选朝野易位、左右更迭被专家学者评论为拉美政局由“左倾”向“右摆”的风向标。

^① 范剑青、白云怡:《阿根廷大选:巨富之子终结“基什内尔时代”》,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1/8028941.html>. [2015-11-24]

委内瑞拉 2015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最高立法机构）换届选举，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惨败，反对党联盟获得多数议席。马杜罗总统表示接受此次选举结果，但称仍将坚持玻利瓦尔革命。他此前多次表示，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国内经济面临困难，这将是统一社会主义党执政16年以来最艰难的一次选举。^① 舆论认为，右翼反对派在议会的绝对优势必将对马杜罗政府形成强大掣肘，不排除右翼乘势于2016年对马杜罗总统发动罢黜公投的可能。委内瑞拉作为拉美激进左翼的桥头堡，此次选举不仅对统一社会主义党，而且将对整个拉美左翼力量的发展造成冲击。

巴西 2015年为罗塞夫总统蝉联执政的开局之年，但劳工党与朝野显然毫无“蜜月期”可言。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持续发酵，劳工党和政府多名政要涉案，执政联盟内部矛盾多发，政府和议会关系不断恶化，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12月，巴西众议长决定接受弹劾罗塞夫总统的申请，巴西府院之争、左右翼角力形势日趋严峻。目前，罗塞夫民意支持率不足10%，为1999年以来历届总统最低。^② 劳工党正面临自2003年上台以来最艰难的执政危机。

智利 2015年以来，智利经济增长乏力，政坛腐败丑闻频出，社会民众对巴切莱特总统及其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大规模游行和示威活动时有发生。右翼反对派抓住政府腐败丑闻和推动经济不力等问题大做文章，巴切莱特政府推行的教育和劳工改革举步维艰。目前，巴切莱特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30%。

秘鲁 乌马拉总统创建的秘鲁民族主义党虽属左翼政党，但其执政以来政纲务实，刻意淡化激进左翼意识形态，推动秘鲁经济较快增长。但该党上台以来始终面临“朝小野大”的执政劣势，且未能妥善处理与盟党和反对党的关系，加之党建不力，贪腐丑闻不断，乌马拉政府频现执政危机。2015年进入乌马拉总统执政尾期，政府深陷腐败丑闻，在朝野政局中日渐孤立。

厄瓜多尔 科雷亚总统是经济学家出身，在其领导下，近年来厄瓜多尔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举措得当，经济保持平稳态势。科雷亚总统有意通过修宪达到无限期连任目的，遭到右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为此，科雷亚

^① 徐烨、王瑛：《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新华网。<http://www.eleccionesvenezuela.com/informacion-cne-resultados-elecciones-parlamentarias-legislativas-diputados-asambleanacional-168.html>。[2015-12-07]

^② Reuters, “Popularidad de Presidenta de Brasil Vuelve a Caer”, Infolatam. <http://www.infolatam.com/2015/12/15/popularidad-de-presidenta-de-brasil-vuelve-a-caer/>。[2015-12-20]

不得不主动宣布放弃参加下届总统大选以避嫌，同时全力推动修宪。但鉴于目前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内部还无人能及科雷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2017年“主权祖国联盟”运动能否赢得大选并无十足把握，该党长期执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玻利维亚 莫拉莱斯总统领导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2015年中期选举中失利，在首都拉巴斯和科恰班巴等重要城市市政选举中败选。

除上述左翼执政国家出现困境外，拉美其他中左翼执政国家如乌拉圭、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比较平稳，但因国力小，并不足以对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局发挥帮扶和稳定作用。

二 当前拉美左翼执政面临的挑战

面对国内外不利因素，当前拉美左翼政府应对经济困境乏有良策，朝野争斗加剧和社会问题出现反复更使地区左翼政府施政回旋余地收窄，新世纪以来拉美左翼全力推进的自主独立的拉美一体化进程亦停滞不前。

（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阿根廷等中左翼执政国家曾因应对措施得力、短期内经济快速企稳复苏而一度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寄予厚望。但近两三年以来，受世界经济低迷、原材料价格持续走低以及自身经济结构性等问题多重影响，拉美地区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多数左翼执政国家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2010年以来拉美地区经济连年下滑，2014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1%（见图1）。与此同时，2012年以来，拉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2014年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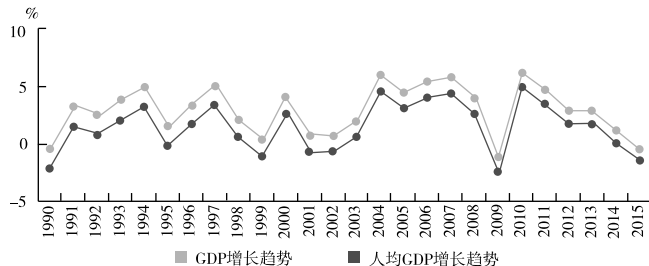


图1 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CEPAL，“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erfil Regional Económico”。http://interwp.cepal.org/cepalstat/Perfil_Regional_Economico.html?idioma=spanish。[2015-12-15]

拉美地区经济形势恶化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2012 年以来，拉美吸引外资数量出现下滑（见图 3）。2015 年 12 月，美联储正式宣布加息，美元进入加息通道，拉美经济学家认为此举将使拉美经济“雪上加霜”，加剧外资流出拉美国家，并刺激主要货币进一步贬值，对本已不景气的拉美主要国家财政金融形势造成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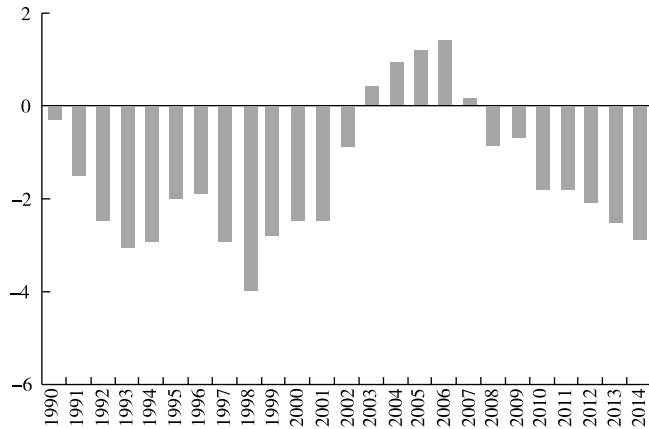


图 2 拉美地区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资料来源：CEPAL,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erfil Regional Económico”. http://interwp.cepal.org/cepalstat/Perfil_Regional_Economico.html?idioma=spanish. [2015-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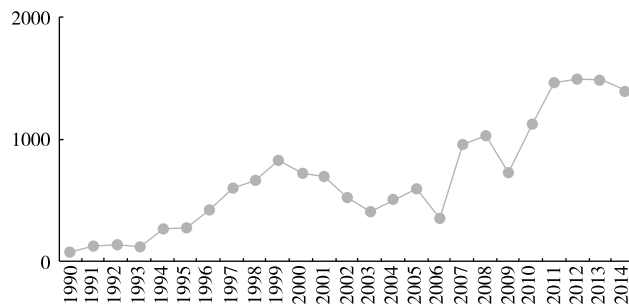


图 3 拉美地区吸引外资情况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CEPAL,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erfil Regional Económico”. http://interwp.cepal.org/cepalstat/Perfil_Regional_Economico.html?idioma=spanish. [2015-12-15]

国际和地区经济机构纷纷预测拉美经济将进入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困难时期。中美洲情况尚好，古巴和多米尼加经济有望实现 4% 的增长，墨西哥亦有 2.5% 的缓慢增长。南美洲国家经济衰退严重，2015 年地区经济总

体负增长0.4%，且2016年态势也不乐观，有可能仍是零增长。^①巴西、委内瑞拉经济形势恶化，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乌拉圭情况稍好，但衰退迹象也比较明显。即使阿根廷2015年经济出现增长，2016年也难免下滑。而厄瓜多尔则因货币美元化，在拉美邻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其经贸发展备受压力。只有玻利维亚因在前些年经济状况良好时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其经济才显得比较平稳。

巴西央行发布的《焦点调查》报告显示，巴西2015年经济衰退将达到3.5%，而受民众关注的通胀率将高达10.44%，远高于巴西政府通胀管理目标的最高上限6.5%。2016年巴西经济可能仍将衰退2.31%，通胀率为6.7%。^②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美元加息当日，惠誉评级再度下调巴西债券信用等级，由“BBB-”降为“BB+”，这意味着新兴大国巴西的国债已由“投资级”降为“投机级”。该机构预测2015年和2016年巴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7%和-2.5%。^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总统称2015年委经济将出现4%的衰退，通胀率高达100%，但外界预测2015年该国经济增长率将达-10%。^④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拉美加勒比地区2015年经济增长-0.4%，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0.2%。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指出，2016年拉美地区将面临诸多复杂因素和风险。第一，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2.9%），拉美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也将持续放缓（6.4%）；第二，全球贸易增速放缓（2015年增长1.5%，2016年预测增长2.5%）也是拉美遭遇的主要风险；第三，拉美出口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低迷，多数拉美国家特别是能矿出口大国将受冲击；第四，在金融领域，拉美继续面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困扰；第五，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化现象凸显，中美洲地区经济增长4.3%，而南美洲地区经济将衰退-0.8%（巴西-0.2%，委内瑞拉

① José A. Ocampo, “La Difícil Coyuntura Económica Latinoamericana”. <http://www.infolatam.com/2015/12/23/la-dificil-coyuntura-economica-latinoamericana/>. [2015-12-23]

② 《巴西经济衰退3.5% 总统罗塞夫的腾挪空间还有多少?》，载《国际金融报》。http://finance.chinaso.com/detail/20151214/1000200032880141450075110583990248_1.html. [2015-12-14]

③ Infolatam, “Brasil Pierde su Grado de Inversión con Reducción de la Nota de Fitch”. <http://www.infolatam.com/2015/12/16/brasil-pierde-su-grado-de-inversion-con-reduccion-de-la-nota-de-fitch/>. [2015-12-16]

④ Rosendo Fraga, “Drástico Cambio Político en Venezuela”. http://www.nuevamayori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970&Itemid=40. [2015-12-09]

-7.0%)，加勒比地区增长1.6%。^①

(二) 政局不稳定因素增多

一方面，拉美中左翼执政联盟内部因政见分歧和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龃龉不断。2015年罗塞夫总统第二任上台伊始开局艰难，在经济和社会形势不利的情况下，罗塞夫政府与议会和主要盟党关系恶化，特别是同议会第一大党民运党矛盾越来越大。巴西石油公司腐败案持续发酵，已有数十名高级官员和企业家被捕，对罗塞夫总统执政稳定构成巨大威胁。2014年以来，智利巴切莱特总统第二次执政面临相似情况，中左翼执政联盟“新多数派”不满巴切莱特总统的施政方针，与政府嫌隙增大。

另一方面，拉美左翼虽然执政日久，但右翼仍然掌控强大的企业和媒体资源。近年拉美右翼力量或利用左翼党政高层腐败大做文章，或借左翼执政失误乘势而起，卷土重来之势日盛，对拉美左翼执政构成一定威胁。2015年年底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以绝对优势赢得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胜利，这也是1999年查韦斯左翼政府上台以来右翼首次赢得议会选举。委内瑞拉左翼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未来施政必然会遭到反对派的强大掣肘，甚至可能面临反对派发起的罢黜公投。阿根廷战略学家弗拉加称，“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败选，反对派的胜利让人对马杜罗政府能否继续保持执政地位产生怀疑。未来马杜罗政府和由右翼反对派控制的议会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并可能伴随大规模的街头冲突。在马克里赢得阿根廷大选后两星期，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又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让人不禁联想拉美地区政治是否开始转向了。”^②

在秘鲁，执政党民族主义党内忧外患不断，乌马拉总统夫妇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掌控力进一步削弱，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党政高层涉嫌贪腐，使乌马拉总统在任期最后一年的执政举步维艰。2016年4月，秘鲁将举行总统选举，目前，中右翼人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藤森庆子民意支持率领先于其他各派总统候选人，民族主义党即使参选也无蝉联执政的可能。

(三) 社会问题出现反复和加重趋势

一方面，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拉美各国政府在财政紧缩和保障民生方面进退两难。2015年第三季度，罗塞夫政府公布了一项总额为170亿美元

^①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2016年拉美经济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nbgz/201512/20151201214479.shtml>。[2015-12-21]

^② Rosendo Fraga, “Drástico cambio político en Venezuela”. http://www.nuevamayori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970&Itemid=40。[2015-12-09]

的紧缩措施，目的是减少预算赤字并恢复外界对巴西经济的信心。此项计划主要包括缩减支出和增加税收两方面内容。时近年底，巴西政府又宣布冻结2015年结余开支，除了公务员工资、退休福利、失业保险等必要的专项预算外，其他领域的非刚性支出项目将被取消。为应对经济困顿，巴西政府意在“节流”，但经济紧缩政策与社会的民生期待背道而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蔓延扩大。委内瑞拉经济仍高度依赖于石油产业，绝大部分食品和日用品要靠进口。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大跌，委内瑞拉现行的慷慨惠民政策难以为继。目前，马杜罗政府面对外汇短缺和日用品匮乏困境并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民众排长队等候购买限量供应食品和日用品的场景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拉美社会治安问题痼疾难去，贫困问题再度凸显。拉美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尽管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犯罪率高发和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该地区的发展。如委内瑞拉目前因经济民生形势恶化，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墨西哥、巴西、萨尔瓦多等国社会治安形势也非常严峻。此外，自2013年以来，拉美地区赤贫人口比率连续两年上升，赤贫总人口增加了71万，重返2011年危机后的初始水平。这一数据表明近年来拉美地区的扶贫形势出现困难，近10年来贫困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发生逆转。^①

（四）地区一体化进程徘徊不前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拉美左翼的群体性崛起，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成为拉美地区一体化的主旋律。2004年，委内瑞拉、古巴、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组成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9年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为拉美激进左翼同声共气谋发展的一张地区名片。2006年，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决定吸纳委内瑞拉为正式成员，2012年委内瑞拉正式加入该组织。南方共同市场扩容不仅增加了该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经济容量，而且使南美大陆左翼势力发展呈现南北遥相呼应的局势。2010年，在巴西和古巴等国的力推和倡导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宣告成立，成为历史上首个排除美国且囊括了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在拉美地区一体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政策意图是让拉美新左翼政权更独立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②

然而，近年来，因左翼执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佳，各国内顾倾向加重，

^① ECLAC,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4*,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2014.

^② 成晓叶、孟庆凯：《拉美左翼政权的历史、现状及展望》，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60页。

拉美中左翼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发展陷于停顿。自 2013 年查韦斯去世以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失去强大的核心领导和经济支撑，声势大不如前。由于巴西经济不景气，南方共同市场区内经济活力大减。2015 年 12 月，南方共同市场在巴拉圭的亚松森召开阿根廷朝野易位后的首次峰会，但会议没有就进一步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达成实质性共识，而阿根廷新任右翼总统马克里的立场却引人关注。马克里在峰会上要求委内瑞拉政府立即释放政治犯，被委方指责干涉内政。舆论认为，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政府的左、右意识形态分歧必将对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务实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与拉美中左翼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徘徊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 年由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 4 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组建的太平洋联盟风生水起，发展态势良好。四国均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都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墨西哥、秘鲁和智利都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太平洋联盟成立之初便被贴上“亲美”标签，并被分析人士视为与拉美左翼主导的南方共同市场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分庭抗礼的经济共同体，甚至有舆论媒体认为，美国一直暗中在推动该联盟以破坏拉美左翼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

三 拉美左翼遭遇执政困境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因素

各界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拉美经济高速增长周期中止，这是引起此番拉美左翼执政困境的直接原因。但笔者认为，将现实原因和历史经纬参合考量或许能更好地厘清拉美左翼遭遇执政困境的真实缘由。

（一）拉美左翼未能真正找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世纪之交拉美左翼崛起之时，各国中左翼对“举什么旗”意见高度统一，即反对新自由主义，但对“走什么路”政见不一。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大力倡导“21 世纪社会主义”。2005 年年初，查韦斯在第五届世界社会论坛发表讲话，提出了在委内瑞拉建设“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构想。查韦斯在讲话中严厉抨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拉美各国的奴役和剥削，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并首次提出委内瑞拉将转向社会主义。^①但经历了 10

^① [委内瑞拉] 乌戈·查韦斯，刘婷摘译：《委内瑞拉正转向社会主义——查韦斯在世界社会论坛的演讲》，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7 期，第 20-21 页。

余年的发展，委内瑞拉经济仍高度依赖石油产业，日常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自足，更不用说建立完备的工商业体系；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强力干预还带来了高通膨、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巴西总统卢拉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在保持自由市场经济架构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但他们倡导的发展模式实质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改良版。2007年，巴西劳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卢拉政府执政成就的同时强调，“尽管近4年来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都发生了变革，但是，无论在巴西还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多长时间还不清楚，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要通过具体的替代方案，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然而，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拉美左翼还未真正找到适合本国国情、能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认为，尽管有“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独立模式”（巴西总统卢拉）和“社会主义模式”（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和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这样的浮夸词语，但这里提到的这些政权仍保留甚至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结构特征和政策，它们仍然非常依赖全球市场。事实上，由于强调利用价格方面的暂时飙升来出口初级产品，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极大地增加了自身受外部震荡影响的可能性。随着2008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开始，需求的崩溃使庞大的贸易盈余终止了，并引起了所有相关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②

（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局限与政党自身建设薄弱

从先天环境看，拉美左翼倡导的政治主张与其所处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先天”违和。无论是查韦斯总统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还是卢拉总统所属的劳工党宣扬的“劳工社会主义”，抑或是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推行的“社群社会主义”，都囿于既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框架，拉美中左翼政府在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方面难有大的作为，只好“穿新鞋走老路”。^③这

^① 徐世澄：《巴西劳工党及其劳工社会主义》，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4期，第85-86页。

^② 詹姆斯·彼得拉斯：《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2期，第27-32页。

^③ 陈文学：《冷战结束以来拉美中左翼崛起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6期，第54页。

就意味着拉美左翼始终无法摆脱选举政治、三权争斗的游戏规则，理想信念和实际政纲之间的妥协乃至屈从不可避免。加之拉美政党政治传统体制下的党政分离使一些左翼政党“当家不做主”。尽管劳工党目前在巴西仍处于执政地位，但它并不认为巴西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认为巴西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认为卢拉政府执行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政策。在现阶段，为了治理国家，卢拉不得不同巴西的中右翼力量结盟。^①

从后天发展看，拉美左翼自身建设亦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党建薄弱。很多拉美左翼政党出身于社会运动，长于街头游行和工会斗争，但自身执政经验和人才储备不足，加之党内派系林立，短期尚能以利益撮合，长期执政而又疏于自身建设，难免产生分裂和涣散。信息化时代新闻媒体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一些左翼政党将媒体宣传作为竞选的主要方式，却逐渐忽视与社会对话和沟通，无形中与民意脱节，削弱了执政的社会基础。二是随着执政时间渐长，执政损耗日益显现。21世纪以来，中左翼政党掌权的拉美国家多达10余个，执政时间从数年到10余年长短不一。如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1999—2013年）和马杜罗总统（2013年至今），巴西劳工党、阿根廷胜利阵线、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乌拉圭广泛阵线、萨尔瓦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等中左翼力量均实现过蝉联执政。执政损耗既表现为执政联盟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均和执政理念分歧导致争斗加剧，也表现为执政失误引发朝野不满。三是贪腐丑闻使得针对左翼政府的负面炒作增多，中左翼政党声誉严重受损。左翼上台执政之初都将反腐作为一面旗帜占据政治道德高地，但一朝大权在握之后却逐渐为利益所驱，忘却了反腐的道义初心。目前，一些左翼政府深陷贪腐丑闻，给右翼反对派的攻击提供了把柄，也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四是拉美新兴政党的崛起对传统政党政治的冲击。21世纪以来，包括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哥斯达黎加公民行动党在内的一批新兴政党异军突起，搅动了拉美各国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新兴政党政治诉求多元，传统政党影响力下降，各派政治力量分散，这些都促使中左翼政府利益分配和把控政局的难度大大增加。

（三）不能妥善及时应对民生诉求和民意变化

首先，当前拉美经济下行使中左翼政府改善民生的压力骤增。拉美中左

^① 徐世澄：《巴西劳工党及其劳工社会主义》，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4期，第87—88页。

翼政府始终将改善民生作为其施政重点，并将社会发展成就作为区别于右翼执政的标杆。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得到各方好评。这既得益于中左翼政府的政策措施，也与拉美10年经济黄金增长周期密不可分。但社会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质，在拉美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的今天，拉美中左翼政府普遍面临“缺米下锅”的困境，如何统筹保经济和促民生两大任务成为拉美中左翼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左翼政府执政10余年里，社会福利政策的受益人群主要是中下层民众，但即使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其经济状态仍不稳固，政治取向多变。

其次，拉美新兴中产阶级诉求增多，开始引领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活动。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多数左翼执政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稳定，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中产阶级。仅巴西一国因扶贫等社会政策得力，就有4000万人脱贫而成为中产阶级。与此同时，拉美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取向呈多元分化，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期望不断上升。近两年来，包括巴西和智利等素以中产阶级数量庞大、民主政体稳固著称的国家接连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取代以往的工人运动和无地农民运动而成为街头运动的主力。拉美国家社会冲突和抗议趋于常态化和多样化，而对现状不满的新兴中产阶级常常成为抗议的主角。^①继2013年和2014年民众大规模抗议之后，2015年巴西又爆发了数次声势浩大的民众示威游行，不仅抗议经济不景气、社会福利减少，而且更多地将矛头指向罗塞夫政府贪腐，甚至要求弹劾总统。

最后，拉美国家历来可治理性较差。国内外学者从政治民主、社会发展等多维度对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基本共识是可治理性缺失始终是拉美国家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可治理性缺失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民众对政府、公共机构、体制和政策的信任度和认同度低，这具有极大的危害性。^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多国军政府“还政于民”，拉美民主政治进程不断发展，但可治理性差的问题却未有明显改观。结合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困境，不难发现民众对选举政治的厌倦，对政党本身并无忠诚度可言。由于可治理性缺失，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普遍不乐观，从而对社会凝聚力构成威胁。

（四）美国对拉美中左翼或明或暗的干预

世纪之交，因美国全力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疲于应对反恐危机，

① 徐世澄：《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第40-43页。

② 袁东振主编：《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美国战略中心转移，放松了对拉美地区的控制，使拉美国家获得更大自主发展空间，这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等国左翼力量得以群体性崛起的重要外部因素。随着拉美中左翼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拉美各国独立自主性持续增强。不仅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激进左翼高举反美大旗，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括巴西和智利等国温和左翼力量也强调联合自强，致力于摆脱美国对本国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美拉关系渐行渐远。虽然战略重点转移，但实际上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关注度并未放松，仍然不断改变策略对拉美进行或明或暗的干涉。比如2002年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发动直接针对查韦斯总统的“四一一”政变，查韦斯坚持认定美国在幕后操纵了这一政变。2013年，美国曾向厄瓜多尔反对派提供8700万美元，支持反对派在大选中击败科雷亚。创建于1983年的美国国家基金会是美国向委内瑞拉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的主要机构，它的主要目标是推翻查韦斯和马杜罗政权，该基金会2013财年的报告显示它向委反政府组织提供了230万美元。^①近年来，除了继续加强对拉美右翼势力的扶持外，美国还注重将“颜色革命”的手段用于对付拉美左翼，如利用新媒体和网络资源对左翼政府执政失误进行大肆渲染。

四 对拉美左翼发展前景的几点思考

尽管拉美左翼遭遇诸多执政困境，右翼力量有所回升，但据此判断拉美政治风向已经开始由“左倾”向“右摆”为时尚早。此外，鉴于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拉美左翼未来的发展前景亦不能简单定论。应该说，正是拉美左翼发展至今面临的执政挑战，为我们更好地认知拉美政党政治趋势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比较的客观视角。此外，拉美左右翼力量对比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对拉美左翼的准确性及其发展历程的客观认知是判断其发展前景的基点

对拉美左翼的定性属于静态的分析。国内外学界对“左翼”和“右翼”的区分标准不一，但对新世纪以来崛起的拉美左翼的特点有诸多共识之处。如上台执政的方式是通过民主选举而非暴力获得政权，政治纲领是反对新自

^① 转引自徐世澄：《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第43页。

由主义，主张推行社会主义，社会领域更加强调平等与包容，鼓励参与式民主等。上述特点使新世纪以来的拉美左翼有别于传统左翼。因此，无论是以查韦斯总统为代表的激进左翼还是以卢拉总统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很多专家学者将其定性为拉美新左翼。“新左翼”这个名词尽管新颖，但实际上它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流行。^①查韦斯总统1999年通过赢得大选上台被普遍认为是拉美新左翼崛起和全面发展的开端。

对拉美左翼发展历程的认知是动态的。21世纪以来的拉美左翼运动属于世界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拉美新左翼发展特征的研究比较笼统，总体阐述了它们在基于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对内改革来实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性民主，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对外反对美国的霸权政策，主张建立更为平等与合理的国际秩序。^②

当前拉美新左翼普遍面临执政困境，让我们得以更加客观看待其自身建设以及对国家发展道路探索的得失成败。如果简单从经验和教训方面来概括，不妨用以下三句话来表述拉美新左翼的发展特征：有公平正义的理想，但过分强调社会公平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或“形左而实右”，未能跳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有平稳快速的发展，但多数左翼政府未能抓住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增长“黄金期”，丧失了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机；有长期执政的机遇，但近两年经济持续低迷使“民众主义”缺乏物质支撑而使民心动摇，中左翼自身建设问题和执政失误加剧了民心思变。

（二）断言当前拉美政局已由“左倾”向“右摆”为时尚早

从地区左翼政权的数量来看，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尼加拉瓜等众多国家依然是左翼执政，左翼在执政数量上仍占优势。从主要左翼执政国家内部朝野力量对比看，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虽在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失利，但仍掌握军队和经济核心部门，1/3选民仍是查韦斯主义的铁杆支持者；而右翼反对派阵营由于派系林立，短期内难有领导人可以一呼百应，而且右翼反对派对于目前委经济困局并无良策。虽然阿根廷政权发生更迭，但新任总统马克里领导的“变革联盟”在国

^① Eric Zolov, "Expanding our Conceptual Horizons: The Shift from an Old to a New Left in Latin America", en *A Contracorriente: Revista de Historia Social y Literaria en América Latina*, Vol. 5, No. 2, Winter 2008, p. 49.

^② 黄忠、郑红：《近年来国内外拉美新左翼研究评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198页。

会议席仅占少数，马克里在府院关系上是弱势总统。“胜利阵线”虽然下野，但在参、众两院席位分别占 42 席和 117 席。^① 舆论认为，马克里执政将遭遇强大掣肘，朝小野大局面下“胜利阵线”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鉴于巴西和智利是稳固的民主政体，如无意外，罗塞夫总统和巴切莱特总统顺利完成任期当无大碍。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拉美此番经济困局与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不同，经历 10 余年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拉美各国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各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尚好，随着近邻美国经济复苏企稳，可预料拉美各国经济不至于失控。

（三）拉美左翼的执政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纵观拉美历史，“左倾”或“右摆”往往是经济社会变局的反应，这既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原理，也反映了拉美民众讲求实效的社会心理。所以相较于意识形态的主张与口号，拉美左翼的未来更取决于能否找到一条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并巩固民主，同时平衡好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应对反对势力的挑战，拉美新左翼才有发展的希望。^②

为此，拉美新左翼亟待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激进变革和逃避改革均不可取。实践证明，以巴西卢拉总统为代表的拉美温和左翼的政策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效。另一方面，促民生政策应切合实际，为达到政治目标而推行不切实际的社会政策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极端。二是民主与治理的关系。拉美各国独立后宪政体制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借鉴甚至照搬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模式，而拉美经济发展程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政治民主大大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后果是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与可治理性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巴西劳工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中左翼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上台后都力推政治改革，希望提升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代表性和效率。三是政党与领袖的关系。巴西前总统卢拉、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阿根廷前

^① Rosedo Fraga, “Balance de las Elecciones Presidenciales”. http://www.nuevamayori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913&Itemid=39. [2015-10-27]

^② 黄忠、郑红：《近年来国内外拉美新左翼研究评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5 期，第 199 页。

总统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均以拉美左翼领袖著称，尽管执政风格和理念不尽相同，但都被视为“政治强人”。这也是21世纪以来拉美左翼发展的一个特点，一党之兴往往维系于一人，这并不利于左翼政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查韦斯去世之后统一社会主义党每况愈下。克里斯蒂娜一手把持总统大选内部权力分配，导致“祸起萧墙”，在政治实力总体占优的情况下败选。

(四) 左右翼力量对比变化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影响值得关注

就内部而言，太平洋联盟的兴起对左翼力量主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等地区一体化组织形成制衡，加之拉美经济增长放缓，右翼力量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势力看涨。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曾表示，因马杜罗政府关押政治犯和限制言论自由等有违民主的做法，不排除根据南方共同市场的“民主条款”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资格的可能。马克里出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力主同委内瑞拉拉开距离的原则立场必将颠覆基什内尔夫妇在拉美地区力推的左翼联盟，加快地区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重组。

就外部而言，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推行的“巧实力”外交在处理美拉关系上也有所体现。小布什政府曾力推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希望通过一揽子多边协议将拉美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经贸体系，但在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遭到基什内尔、查韦斯和卢拉等拉美左翼领袖的强烈抵制，最终谈判未能继续。针对拉美左翼联合自强、希冀摆脱美国影响的主张，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通过加强双边经贸合作，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与多个拉美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并扶持太平洋联盟建设，将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等国家纳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另一方面以退为进，着力释放与拉美国家友好合作的善意。2013年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美方放弃“门罗主义”，强调美国不再干预其他美洲国家内部事务，而是致力于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与美洲国家间的关系。2015年，美古复交进一步缓和了自左翼执政以来的美拉紧张和疏离关系。但无论如何，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拉美“后院”的管控，巧实力外交之形意在服务于加强接触和控制之实。

(责任编辑 刘维广)